

淮南集證

一
五
十
冊

淮南內篇集證卷十一

北平劉家立纂

齊俗篇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合爲一道也○陶氏曰此篇許注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則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注忮害也。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注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

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食之獸。王氏

曰。矣。與肉同。各本矣。誤作穴。辯見原道篇欲矣之心下。禮義飾則生偽匿之士。

注偽詐慝姦。王氏曰。御覽禮儀部引此作偽匿之儒。匿古字通。偽匿之士與相食之魚。自

肉之獸。相對爲文。今本土作本。則與上文不類矣。儒亦士也。隸書士字或作木。與本相似。又涉上文禮儀

之本而誤也。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

其衣緩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注楚人謂刃頓爲銖

王氏曰。今本其衣致緩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其後人於緩上加致

作其衣緩而無文。其兵銖而無刃。其後人於緩上加致

字。於義無取。戈爲五兵之一。言兵銖而戈在其中。不當

更加於戈字。且其衣致緩與其兵銖不對。明是後人

所改。文子道原篇正作其衣緩而無采。其兵鈍而無

刃。今據以訂正。○俞氏曰。其衣致緩而無文。其兵鈍而無

銖。而無刃。王氏念孫引文子道原篇證之。其說是也。

注楚人謂刀頓爲銖。是銖與無刃。一篇義緩與無文。則

非一義矣。煖當爲緩。緩者緩之。段字也。說文系部。縵

縵無文。國語晉語曰。棄縵不舉。韋注。縵車無文也。是

凡無文者皆謂之縵。故曰。其衣縵而無文。正與其兵

銖而無刃同義。縵與緩古音相同。得以通用。廣雅釋

詁。慢謾並訓。緩故緩亦通作煖。似。是而實非也。○洪氏

之段。慢字因其言衣。輒改作煖。似。是而實非也。○洪氏

曰。銖卽殊之。段借字。說文殊死也。从攴朱聲。漢令蠻

夷長有罪。當殊之。漢書高帝紀。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證也。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

而食。無所施其義。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

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誹譽

相紛。怨德竝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

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注。大路。天子車也。交龍爲

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楨。扣墓踰備

之姦。注。扣。掘也。備。後垣也。王氏曰。今本抽箕踰備之

姦。注。曰。抽。握也。按。抽。箕。當

爲相墓注抽握也當作相掘也荀子正論篇相人之

掘是相也呂覽聲近字通今本作狐經相之高注相讀相

似墓與基字亦相似墓以形誤爲基基又以聲誤爲

箕耳穿窬拊捷謂搏取戶捷也呂覽異用篇跖與企足得

此注云培屋後牆也故有詭文繁繡弱緡羅紈注弱緡細

布也羅縠紈素也則必有管屨跣踏袒褐不完者注

管茅也屨履也跣適也跣不偶也楚人謂袍曰袒褐

大布陶氏曰大藏音義引作草履也此以草釋管管字

說文屨履也訓正同李氏曰注文不可通曉跣當

與跣同倒言之則曰跣跣也跣跣同音通用注故

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

注老蝦蟇變爲鷓鴣

此據大藏音義所引許注增改

御覽九百四十九引
蟲化爲蠨蛸也

舊注曰老蝦蟇化爲鶉水中蠶
此皆是許注大藏音義引鶉鶉

鵜即今注
之訓鵜

水蠹爲蟪注水中蠹蟲化爲蟪蟪蜻蜓也

王氏曰螻螻千公切蜻蜒也。蜻蜒今本作水螳爲螻螻者螻高注水

記之誤。字於螽字之誤。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又注中各

本皆有音予音務四字蓋入既誤爲螻慈後入遂妄加音釋字彙補乃於蟲部收螻字音予又於艸部慈

水蠱爲螻蛄字下注云音務引淮南子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

化。注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麋注麋麻

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

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

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

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注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

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劫殺之君。注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

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注齊臣田

氏奪其君位而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注

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易曰履霜堅冰至聖

人之見終始微矣故糟丘生於象櫓。注紂爲長夜之

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櫓炮格始於熱斗。注熱斗熨

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庖人進羹於

紂熱以爲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

格。陶氏曰注文熱斗十八字今本脫去此从北堂書格鈔所引補入呂覽順民篇高注紂常熨爛人手因

亦作銅格布火其下。引令入走其上。以爲娛樂。與此注文

爲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紂怒。乃更

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爲樂。名曰炮格之刑。與許

子路拯溺而受牛謝。注拯舉也。拊出溺人主謝以牛

也。陶氏曰。羣書治要所引同此。益知八篇皆許注也。

而拯高注拯。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

而不受金於府。注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

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

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

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

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闢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注皆黃帝樂九韶。注舜樂六英。注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讀若剔。齒筵不可以持屋。注筵小簪也。王氏曰。今本筵。

作筵。御覽居處部引作蓬。按筵與蓬皆筵字之誤也。筵讀若庭。又讀若挺。庭挺皆直也。小簪形直。故謂之。

筵柱與筵大小相同而其形皆直故類舉之若筵與蓬則非其類矣玉篇筵徒丁切小簪也義即本於此

注此言大材不可小用小材不可大用故柱可以持屋而不可以摘齒小簪可以摘齒而不可以持屋也

筵字隸書或作筵形與蓬相似又誤爲蓬矣馬不可以服草書亦相似故筵誤爲筐

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

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

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

其於以承食不如竹算王氏曰今本函食不如算本

算誤爲算又脫去竹字說文算蔽也所以蔽甑底承

讀爲烝之浮烝謂用以烝食也今人猶謂甑中

蔽爲算子世說云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

炊二人委而竊聽炊忘著算飯落釜中是也說山篇

樊算甑甑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是算爲物之賤

者然明鏡雖貴若用之蔽甑底則氣不上升而食不

熟竹算雖賤而不可以烝食故下文云物無貴賤因其

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

淮南集證卷十一

五中華書局聚

賤也。鏡形圓。算形亦圓。故連類及之。若算筭之屬。則擬不於其倫矣。且算與蜈爲韻。若作算。則失其韻矣。

御覽承服用部。鏡下引作明。鏡便於照形。承食物部。算下。算雖承字。不誤。而算字已與今本同。然器物部。算下。

又引作明。鏡可以鑑形。蒸食。不如竹算。是則服用部。作算者。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耳。北堂書鈔。服飾部。

鏡下。亦引作承。食。不如竹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算。算亦引作承。誤。今訂正。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

致雨。不若黑蜈。注黑蜈神蛇也。潛於深淵。蓋能興雲

雨。陶氏曰。說文从虫部。蜈。蛇屬也。潛於神淵之中。能興致雲雨。蜈。或从辰。作蜈。許氏說文。卽採用淮南注。

卽初學記。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卽許說。而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

卽許說。而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卽許說。而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

卽許說。而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卽許說。而引淮南注。黑蜈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此

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

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反魚沼不厭薄。注角

矯刀劍削閒之覆角也

孫氏曰今注作刀劍無羽飾也疑為削之譌

釋名釋兵云漆不獸黑粉不獸白此四者相反也所

急則均其用一也今夫裘與蓑熟急見雨則裘不用

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帝者也王氏曰按陳氏觀樓

迭為主也說林篇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靈是時為

帝者也莊子徐無鬼篇董也枯梗也雞靡也豕零也

是時為帝者也義并與此同今本譬若舟車楯桴窮

廬故有所宜也注水國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桴泥

地宜楯草地宜窮廬鍾山札記曰淮南桴作肆唯

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桴泥用楯山用櫟釋音云桴

乃鳥切推版具今檢玉篇無桴字有桴字音正同云桴

不勑桴長不勁蓋與婁音當从未為韻則从去从赤三字

用桴葉本亦譌作肆而別本有作鳩者按呂覽慎勢

篇作沙用鳩字書九與糾通則音亦可通轉即以鳩勢

淮南集證卷十一

六一中華書局聚

從文子淮南讀其亦可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

鳥於淵注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也堯之治天下

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奚仲

爲工師王氏曰大田田官之長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文子自然篇作后稷爲田疇奚仲爲工師是

其證也後人不知大田爲官名故移師字於大田之下御覽皇王部引此已誤今改正其導萬

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采俞氏曰今本采作木乃采之壤字謂采樵也漁采牧

農皆言其事也若作山處者木則上句當云水處者魚矣文子自然篇作林處者採今據以訂正谷

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

宜其人澤臯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

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九

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

焉。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注：簫籟也。

王氏曰：按陳氏觀樓曰：各本風之過簫，過字皆誤作遇。唯道藏本不誤。文子自然篇正作若風之過簫。

夫援狄得茂木，不舍而穴。狙貉得埴防，弗去而緣。注：狙貉，豚也。埴，水埴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治物者，不以物以陸。

王氏

曰。今本凡以物治物者。以物二字。因下文而衍。治陸

者。不以陸以人。李氏曰。睦義至不可曉。疑當爲陸。陸地也。蓋物不與人爭地。而後物可治。

地大者。物博。古聖人。林麓川澤。養之有時。而取之有節。用斯道也。禹平水土。稷播百穀。所謂治陸者。不以

陸。以人也。今改正。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堞之。

也。注。堞。塹塵也。羌氏。棘翟。嬰兒生。皆同聲。注。羌。西戎

氏。南夷。夔。西夷。翟。北胡。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不能

通其言。教俗殊也。注。象。狄鞮。譯也。象傳。狄鞮之語也。

今令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

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

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黑。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注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而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燥愈沈。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注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之忘行也。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

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古之聖王。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堙。注璽印也。堙泥也。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注印正而封亦正也。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決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注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